

革命情谊暖心田

王世清 口述 董 华 整理

俺老家在河南省孟津县上河屯村。19岁那年，离开家到山西洪洞县的宛安镇学铁匠。1934年刚过春节，红军队伍来了。俺在家时就听说红军好，是为受苦人谋利益的队伍。碰巧在红军队伍里遇见一个老乡，俺拉着他住在铁匠铺商量了一夜，第二天，就跟上红军走了。

到了陕北，指导员给新兵上政治课，让大家讨论发言。俺不知啥叫“讨论会”，闷闷杵杵坐着没吱声，脾气很暴的小班长还以为俺谋计“开小差”呢，点名让俺先发言，俺更慌了神，哪还说得上来？班长让俺到外边站着。俺丢了手艺来投红军，真心诚意寻找革命的温暖，班长多屈俺的心哪！就站在门外边委屈地抹眼泪了。吃过晚饭，连部领导找我谈话，象拉家常话儿似地先问俺：“从哪儿来的？干过什么活呀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俺见他说话挺和气，就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。他听了呵呵笑着说：“打铁匠要算无产阶级呢！开讨论会哭起来，是不是想家，有意见啊？”俺一听急了：“俺没意见！你不用怕俺开小差，俺家穷，来了就为当兵打日本，盼将来过太平日子。就是俺想走，也明白告诉你，不过，不能罚俺站立正啊！”俺把心里话都给端了出来。谁知这么一讲，他笑得更欢了，一边笑一边说：“对！来了就好好干！打跑日本侵略者，不当亡国奴，救咱们中国。只要吃下苦去，胜利总有一天是咱们的！罚立正是不对的，以后有意见在士兵会上尽管提，可不兴哭鼻子啦？”俺听他说得在情在理，心里踏实多了。

过后才知道那回跟俺和藹可亲谈话的领导是罗瑞卿。几个月后，罗瑞卿同志调走了。一天，在陕西去子镇西沟开士兵大会，一个看上去30岁冒头、脸色黑红、身材魁梧，穿一件普通老百姓油渍麻花的旧大棉袄的首长给士兵讲话。他先讲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，又讲国民党蒋介石怎么反动，中国革命将来的前途，等等。他大手一挥一挥的，打着比方，说得挺带劲儿，俺听入了神。一个老兵用胳膊肘捅捅俺：“这就是朱老总！”在那三天大会上，吃的是莜麦面疙瘩。比起以前的艰难，那才是想不到的好饭食呢！以后，也慢慢知道了俺们的司令员是杨成武，政委是邓华。

俺心里琢磨：在红军队伍里，分不出“官”和兵，上至司令员，下至连长、指导员，跟当兵的穿一样的衣，掏一锅的饭，个个说话都透着和气，进了红军这个“家”，心里暖乎乎的。

在去子镇休整了一个月后，我们就跟阎锡山打了一仗。第二仗是在甘肃的三层堡，跟傅作义的兵打仗。正是冻冰茬的节气，红军战士穿着单衣打了一天一夜，十分英勇顽强。由于敌人火力太强，三次冲锋都没上去，有不少战士牺牲了。杨司令员被敌人激怒了，命令俺：“给你配备一个机枪连，一定要冲上去！”俺带着司令部的预备队扑向敌人，为同志报仇的子弹象雨点儿似的泼去，冲垮了压下来的敌军，天亮时胜利结束了战斗。士兵大会上，司令部表扬了俺作战勇敢，俺也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为穷哥们打江山的信念。

转过年夏天：俺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这以后，俺调到司令部，当电话员、电话排长，一直干了七、八年。

电话排是首长的耳目，每当行军打仗，首长的住处还没安顿好，电话线就架上了。有时邓政委摇不通电话，对俺们火气很大，可一过后，他又找俺们谈心，讲清革命道理，检讨自己。邓政委的爱人李大姐也常开导俺们。有一回临过黄河，俺的脚长了疮，脚面肿得象馒头似的，俺怕邓政委分心，咬着牙硬挺着。可终归没瞒过他的眼，他让警卫员牵来他的黑骡子，要俺骑上，俺不肯，他发了火：“为了执行任务，我命令你王世清骑上！”看着身体单薄、同俺一般年岁的邓政委光着脚板跟队伍行军，眼泪再也憋不住了……

出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，红军日渐艰难。冬无棉衣取暖，脚无鞋子可穿。吃的东西靠自筹。弄到养麦吃养麦，弄到黑豆吃黑豆，凡是能下咽的东西都尝过了。烧熟的山药蛋用树枝扎几个跟，塞上几粒盐，就是饭和菜。没有鞋穿，首长和战士坐在一块儿，说着笑着打草鞋。说起来，红军队伍是够艰苦的了。可是就在那艰苦时期，在生存和死亡的考验面前，一壶水，一口干粮，一片药，一件御寒衣和一双鞋，红军里互相推让，战士想着首长，首长关心战士。而在紧急关头，红军的班长、排长，以至司令员，都会把生命

的希望留给同志，自己挺身而出，去冲锋陷阵。

西安事变以后，部队改编为八路军。在河北省涞源山区，部队重新整编，杨司令员是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的司令员，邓华是平西十三分区十一支队的司令员。打那以后，俺就跟随邓政委在平西、冀东、山海关一带活动。为了开辟革命根据地，司令部设在门头沟斋堂。俺随师里的一个组织科长带着十几名战士分头去怀来县扩军，张科长同俺住的矾山甘庄子相隔 10 里地，不料想，俺们全被地方汉奸大队包围了。俺们冲了出来，张科长的两把盒子枪打光子弹以后，被敌人捉住，活活架火给烧死了。见到司令员，俺才要汇报，邓华搂着俺，哑着嗓子说：“都知道了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”说着，他掉下了眼泪。俺追随邓政委多年，遇到多少艰难险阻，没见过他愁过脸，落过泪，这次他落泪了，他的泪水里蘸的是深厚崇高的革命友情啊！

1944 年，俺调到教导大队受训，被河北省政府要去，负责一个运输大队，给兵工厂运送煤铁。后来，因为地方工作需要，俺就落户在现在的村子——房山区史家营乡莲花庵村。

从土改、合作化，到人民公社，俺一直当干部。支部书记、治保主任都担任过。生产队长撂挑子，俺就给社员敲钟当队长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年月，俺也靠了边，就连组织生活也给排除了。两年前，俺让儿子替俺给邓华写信，三天后，一封印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”的大红信笺到了俺手里——

王世清同志：

你的来信已收到。你所讲的从参军到平西这一段情况是属实的，我可以证明。请你将此信交有关部门去考虑。特此证明

此致

敬礼

邓 华

1978 . 12 . 27 .

儿子读着邓政委的亲笔信，俺的心一下子翻腾起来。俺的好政委还没忘记俺王世清哟！从 1979 年 12 月，政策落实了，按红军待遇，每月补助俺生活费 30 元。1981 年还参加了县里的第一届政协会议。

俺今年虽然 80 多岁了，可身子骨还结实，俺还要保持红军的本色，继续艰苦奋斗，跟着党中央，带领后辈儿孙干出一个四个现代化的铁打的江山来！

（《房山文史资料》第 3 辑）